

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



郭廷以・王聿均 ■訪問：王聿均 ■紀錄：劉鳳翰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2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(62)

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

校閱：郭廷以・王聿均

訪問：王聿均

紀錄：劉鳳翰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(62)

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

校 閱／郭廷以・王聿均

訪 問／王聿均

紀 錄／劉鳳翰

出 版 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發 行 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

電話：(02)7822916・7824166

劃撥帳號／1034172-5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

訂 購 處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
電話：(02)7898208

排版印刷／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

電話：(02)7054251

初 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

定 價／精裝新台幣 250 元 平裝新台幣 200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(精裝) ISBN 957-671-425-7

(平裝) ISBN 957-671-426-5

弁 言

口述歷史訪問計畫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，即由籌備主任（嗣任首任所長）郭廷以擬訂進行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、政治、外交、文教、經濟、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，請其自述生平，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，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。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，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、王華均等二十二人，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，成稿六十六份，約四百八十萬言。

口述歷史資料，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。民國以還，內亂外患交迭相乘，史料損失，不可勝計。對歷史真相的了解，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，這些筆錄，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。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（或其家屬）同意，陸續刊印訪問紀錄，列為口述歷史叢書。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，成立口述歷史組，恢復訪問工作。

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，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，不予刻意修飾。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。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，或有涉及價值判斷、個人恩怨、政治立場，而紀錄或語意不清，印刷或有手民誤植，尚祈讀者賜函指正。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

前 言

汪崇屏（原名翰）先生，河北省易縣人，在清末民初，從小學、中學、到大學，受最完整的新式學校教育。民國二年，入北京大學，在校期間，爲北大學生會幹事部主席，領導北京學生運動，民國八年的「五四」運動，及此後一連串的學生愛國運動，先生皆參與其事，改變風氣，影響政治，貢獻頗大。

民國十一年，先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，深得校長蔡子民先生的器重，參與蔡先生的機密，並負責蔡先生與吳子玉將軍之間的聯絡工作。因此，不但促成王寵惠內閣的產生，而且與吳子玉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民國十三年，二次直奉戰爭爆發，直軍失利，吳子玉坐困天津車站，先生冒著危險，親自前往慰問，真可說是「患難見交情」。被邀隨吳登輪南下，奔走於鄭州、雞公山、漢口、黃州各地，苦心籌劃，並與鄂蕭（耀南）、湘趙（恆惕）往返折衝，終於促成吳子玉東山再起。

民國十四年，吳成立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於漢口查家墩，先生擔任參政，以後，政務處長白堅武奉命聯絡孫傳芳，先生又代理

政務處長，策劃聯奉驅馮，並以吳子玉代表身分，留駐北京，主持一切。杜錫珪代閣之產生，就是出於先生的安排。民國十六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直軍潰敗，吳子玉自漢口倉促撤退，由河南經湖北入四川，越山涉水，攀藤附葛，異常艱苦，而先生卻始終患難相隨，更可看出他對友誼的誠篤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，吳子玉由四川經西北返抵北平，於二十八年逝世，先生與諸友好爲之料理喪事，對吳的遺屬加以妥善安置。嗣後參加民社黨，奔走國事，在敵偽的偵伺和威脅下，大義凜然，毫不屈服。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。翌年，當選爲制憲國民大會代表，赴南京參與制憲會議。並先後參加國民參政會，與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。先生才智過人，生性恬淡，對名利看的很輕，他的從事政治，完全抱著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的信念，絕不計較個人的成敗得失。待人則和藹可親，極爲誠懇，談話時妙趣橫生，既嚴肅、又幽默。

自民國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二月二日止，本所人員先後訪問先生十次，獲得熱誠的合作。先生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背景和經過，吳子玉一生的事業成敗，以及當時政壇人物的軼聞掌故，歷歷如數家珍，這些都是民國史的寶貴資料。本所特加記錄，按時間的順序，分類編排，約七萬言，並附製詳細目錄，以供參考。

劉鳳翰謹識，民國五十年三月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

汪崇屏先生 (1889-1962)



汪崇屏先生於寓所接受訪問時攝



王聿均（左）、劉鳳翰（右）在汪崇屏先生寓所進行訪問



汪崇屏先生

訪問時間：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五十年二月二日

訪問地點：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室（第一次）

基隆市仁一路永華巷五十四號（第二次至第十次）

訪問次數：十次

校 閱：郭廷以・王聿均

訪 問：王聿均

紀 錄：劉鳳翰

一、家世與鄉里

(1) 家世略述

先祖汪家勳與李文忠（鴻章）同年，做了一生知縣。原籍江蘇南京，以洪楊亂起，北遷直隸易州。先嚴汪長康爲都察院御史，掌兵馬司指揮，維持京畿治安。（當時北京有五指揮，各有正副一人，多由都察院御史擔任。）我於光緒己丑年（光緒十五年，公元一八八九）生於北京。以後御史輪放外省，先嚴放廣西南寧府的同知，我因故未能隨行，仍居易州。

(2) 庚子拳亂的涑（水）易（州）情形

光緒二十六年五月拳亂初起，外傳易州最爲猖獗，實際上並沒有傳聞的厲害。我那年已十二歲，正在易州。當地的拳匪是一群鄉下人，什麼都不懂，既不會打仗，又無政治野心，也沒有什麼神道設教的本領，祇是反對洋人，反對教民。當地秩序並未擾

亂，祇叫大家去燒香、叩頭而已。

涑水安家莊，曾被拳匪攻打過，不過實際的死傷，也很有限，教民僅有幾枝槍，雖然經過抵抗，終究不會死多少人。齊如山的老太爺齊楔亭先生，即為少數不幸的殉難者之一。齊在易州為一書院山長，與地方人士很熟，易州一鬧事，他就接家眷住在易水縣城西皇陵進口處的梁各莊。梁各莊的拳匪誤認他為教民，全家跑到河灘，齊即在河灘被害。事過後，為易縣士紳埋葬，第二年將靈柩請走。

是年陰曆七月，京師失守，一部份軍隊退到易州。各國（八國聯軍）軍隊於閏八月追來，根本沒有打仗，中國軍隊就撤退了。那天早晨我們纔出城避往鄉下。不久各國軍隊也撤走了，只剩下一些法國兵，約有一連人。我家也由鄉下搬回城市，我略懂法文，是在北京朋友處學的。因家庭關係，常常到外國兵駐處去玩，同去的小孩中，會說法文的，祇有我一人，所以他們很喜歡我。

李文忠公奉詔自粵北上議和，於是年閏八月至北京，駐節賢良寺。十二月間奏調先父為隨員（先父時為南寧府知府）。那時北京有救濟會的組織，為國際慈善機關，接濟北方淪陷區的官眷。所有逃難在易州的南方官眷，就靠了我跟外國兵玩的關係，拿法兵護照到達北京，然後再由救濟會發給護照回到上海。這是我在幼年所做的協助救濟難民工作，今天想起來，實有無限感慨。

(3) 求學時代

光緒二十七年，辛丑和約議定，不久，李文忠公逝世，先父辭官家居，我亦先後在易縣讀完小學以及五年制中學，中學課程約當現在的初中與高中之間。

我是易州第一個由小學經中學入大學的人。在我之先的學者多未入小學中學，其時京師大學堂所考取學生，亦多未入中學小學。我中學剛畢業，即入法政專門學堂，但因中間蹭蹬幾次，原為寒假班，民國元年，因先父患風濕病，返家侍親，未參加學期考試，後入暑假班，先父又病，再返家。我家祇我一人，因為先父屢病，終在法政退學。

民國二年再入北京大學，其前身即京師大學堂。原設(一)進士館、(二)譯學館、(三)仕學館、(四)經科。後來經科取消，仕學館即後之法政科。我入的法政科，在太僕寺街。那時北大預科學生，因鬧風潮，學生相率不考本科，校方無法，祇有大開方便之門，准學生以同等學力考入。當時一起考入者不少，傅斯年（民國三年入北大）即為其中之一，他原在北洋大學，我們告訴他北大如何如何好，他纔由北洋轉入北大。

在北大的時候，因為先父之病，常常回家侍疾，故學校總是脫班，或整年休假，後蔡先生到校有旁聽生之設，我即改為旁聽生選讀，然終未畢業。後來在學校搞學生會，繼又擔任學校職務，至民國十三年到吳子玉處時，蔣夢麟先生還不讓我走，又拿了北

大一年的薪水，然後纔脫離北京大學。

在北大搞學生運動時，就是以我跟高尙德（君毅）二人爲主。高爲山西人，民國十四年患盲腸炎去協和醫院割治，翌晨即死。

二、北大概況

(1) 早期的北大

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民國成立，改稱為北京大學校。在胡仁源先生任校長的時期（民國三、四年間），北大的規模粗備。胡為人謙遜、和藹可親，網羅了不少人才。當時文科最負盛名，專門課程甚多，如公羊、穀梁等，皆有人開課。

袁世凱死後，蔡元培先生接掌北大，是北京大學的極盛時代，學生運動也就發生在那個時期之內。現在先談五四運動的經過。

(2) 五四運動的經過

當時北京八個大專學校，有學生聯合會的組織，即是各校學生會的總聯合。我與高尚德在北大負責，也參加了八校學生聯合會。

五四前兩三天，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交涉將要失敗，這